



马清文 编著

俏皮话 大全

Q I A O P I H U A D A Q U A N



上海三联书店



马清文 编著

俏皮话 大全



上海三所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俏皮话大全/马清文编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 8
ISBN 978-7-5426-3298-2

I. ①俏… II. ①马… III. ①汉语—歇后语—汇编
IV. ①H13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7181 号

俏皮话大全

编 著 / 马清文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 //www. sanlianc. com

E-mail: shsanlian@yahoo. com. cn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800 千字

印 张 / 58.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298-2/H·16

定 价 / 68.00 元

作者简历

马清文,男,1927年出生。

1954年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毕业

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

简历:曾在北京气象学校、中国科技大学、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等学校作教学工作。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中心作编辑多年,先后编辑“科学新闻”、“中国科技文摘”(英文版)等杂志。

曾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谚语学会副主席。

著作:《新编英汉四用词典》

《汉语普通话诗韵》

《古典小说谚语实用辞典》

《古典戏曲谚语实用词典》

《谚语论》

《俏皮话辞典》

《俏皮话精选五千条》

《咬文嚼字改错例话》

译作:

《美国人民党运动》

《美国农场主》

《美国法律制度概论》

《丑陋的美国人》

《威尔斯科科幻经典》《隐身人》(星际战争)

《政治权利与社会阶级》合译

《镜子里的陌生人》

《剩余价值学说》

《明天的眼睛》(韩素音)

《深海奥秘》

《哗变》

《中国科技思想史》

《香港法律制度》

《艺术社会学》



序

汉语历史悠久，词汇丰富。

汉语中有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这就是**俏皮话**。在汉语的不同方言地区，都通行一种表达方式，所使用的语言素材可能各不相同，但基本表达方式是相同的。这种表达方式随着人口的移动而移动，甚至流传到国外不同的华人聚居区，成为一种时髦。

俏皮话是广大人民群众丰富的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语言宝库中一项珍贵财富。把流传在各族群众中的这一部分语言的精华搜集起来，加以整理、编辑、注释，让广大群众共同享有，无疑对于语言的丰富和发展会有很大的意义。

俏皮话的最大特点是很少有繁琐的描写和冗长的叙述，也没有抽象的议论。作者常常运用浅显的、通俗易懂的甚至诙谐幽默的语言，来表达一些生活哲理，因此，运用灵活，内容广泛，诙谐幽默，极具通俗性和趣味性，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喜闻乐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俏皮话的结构形式大体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写出来是在两部分之间加以破折号。前一部分是运用各种修辞手段，推导出后一半来，而后

一半则正是要表达的内容。前一半除了起推导出后一半的作用外,其使用的素材与使用者要表达的本意,并无任何关系。如:

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寿星跳河——活不耐烦了

俏皮话由于自身的特点,大多是在轻松、活泼、幽默的语言环境中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你注意,无论在书面语言还是在口语中,随时都可以见到。

比如,相声演员,在表演台词中适当加入**俏皮话**,可使整个相声效果轻松搞笑,笑料百出,抖出的包袱又逗又响;大中小学生,在作文中加入适当的俏皮话,可使文章活泼幽默,避免单调、呆板,晦涩难懂;另外,在我们的日常对话中,加入适量的**俏皮话**,也可活跃气氛,使对方感觉你幽默、风趣的个性,从而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总之,**俏皮话**起到的的是一个润滑剂的作用。

本书为方便大家查阅,将**俏皮话**集结成册,目的就是给大家的日常生活增添绚烂的色彩。让我们说得幽默,活得轻松,快乐过好每一天。

A



ā

阿跛踢毽子——拼命做。
 阿斗当官——有名无实。
 阿斗的江山——白送。
 阿斗式的人物——没能耐。
 阿斗太子——扶不起来。
 阿二的黄鳝——不上钩。
 阿二钓黄鳝——勿上钩。
 阿二敲锣——有吃有拿。
 阿尔山里捉黑瞎——这个熊要不得。
 阿哥吃面——瞎抓。
 阿哥的屁——蔫溜儿。
 阿卡的袈裟——上下一件。
 阿瞞请客——珍馐。
 阿弥陀佛四个字——只讲别人，不讲自己。
 阿奶抱孙子——老做手。
 阿奶煮汤圆，阿爸撑航船——汤里来，水里去。
 阿婆的鞋——老样子。
 阿婆留胡子——反常。
 阿Q式的人物——精神胜利者。
 阿庆嫂倒茶——滴水不漏。
 阿驼卖柑——大吉(橘)有限。
 阿王卖年糕——吃力不讨好。

阿瞎打瞌睡——不显。
 阿瞎看洋片——白花钱。
 阿元戴帽子——完哉。

āi

挨抽的陀螺——滴溜溜转。
 挨鞭子不挨棍子——吃软不吃硬。
 挨打的狗去咬鸡——拿别人出气。
 挨打的乌龟——缩了脖子。
 挨打的山鸡——顾头不顾腚。
 挨打的鸭子——乱窜。
 挨刀的鸭子——直了脖子。
 挨刀的瘟鸡——性命难保。
 挨了棒打的狗——气急败坏。
 挨了棒打的狗——要上墙。
 挨了棒的狗——垂头丧气。
 挨了巴掌赔不是——奴颜媚首。
 挨了刀的肥猪——不怕开水烫。
 挨了刀的皮球——没气了。
 挨了打的夹尾巴狗——一身可怜相。
 挨了公主绣鞋的打——美事一桩。
 挨了马蜂螫——浑身麻辣辣。
 挨了霜的狗尾巴草——蔫了。
 挨霜的韭菜——死到眼前。
 挨猪八戒的打——吃了爬(耙)的亏。
 挨砖不挨瓦——吃硬不吃软。

ǎi

矮夫矮妻——各有短处。

矮个要贴告示——警惕(紧贴)不高。
矮个子看戏——听声。
矮脚稻田里长秆稻——杂种。
矮脚鸡婆——飞不起。
矮人穿长袍——拖泥带水。
矮人观场——随声附和。
矮人看场——听见无几。
矮树杈子——成不了材。
矮梯上高房——搭不上言(檐)。
矮子扒楼梯——一步高一步。
矮子扒墙头——想出人头地。
矮子不吃馒头——想高(糕)。
矮子踩高跷——猛长一截。
矮子踩高跷——取长补短。
矮子吃粉丝——好场(长)面。
矮子吃水粉——好场(长)面。
矮子穿长袍——拖拖拉拉。
矮子穿高跟鞋——高也有限。
矮子穿木套——自称自高。
矮子撮草绳——低级(系)。
矮子打哈欠——气儿不长。
矮子打狼——光喊不上。
矮子打墙——只有一半。
矮子登山——步步高升。
矮子端公——坐地使法。
矮子端公——坐地使法，不轻易出头露面。
矮子放风筝——节节高。
矮子放风筝——出手不高。
矮子放屁——低声下气。
矮子观光——随声附和。

矮子跟着高个子——多走几步路。
矮子跟着长子走路——紧赶。
矮子过河——安(淹)了心。(“淹”在方言里读作安)
矮子过河——不得底。
矮子过河——越跋越深。
矮子过河——越走越深。
矮子浩(涉)水——适(湿)当(裆)。
矮子看戏——别人道好，他也道好。
矮子看戏——人家叫好，他也叫好。
矮子看戏——人云亦云。
矮子里面选大将——短中取长。
矮子里头拔将军——将就行事。
矮子里头拔将军——无中挑有。
矮子里选将军——短中取长。
矮子里选将军——离不掉短。
矮子面前说短话——惹人多心。
矮子排队——最后一名。
矮子爬扶梯——步步高。
矮子爬河——越爬越深。
矮子爬楼梯——比原来高一步。
矮子爬楼梯——步步登高。
矮子爬楼梯——步步升级。
矮子爬楼梯——想一步登天。
矮子爬坡——步步高登。
矮子爬墙头——扒(爬)不到的苦。
矮子爬墙头——巴不到。
矮子爬山——步步登高。
矮子盘河——越盘越深。
矮子骑大马——上下两难。
矮子骑高马——上下两难。

矮子骑骆驼——上下为难。
矮子上楼梯——步步高。
矮子上楼梯——步步登高。
矮子上楼梯——步步高升。
矮子上楼梯——陡高几等。
矮子渡河——难过。
矮子下楼梯——步步低。
矮子想登天——不知自己有多高。
矮子坐高凳——够不着。
矮子坐在后面看戏——随人家喝彩。

ài

艾窝窝打金钱眼——焉有准儿。
爱吃香的有腊肠，爱吃甜的有蜜糖——对味儿。

爱打官司逞英雄——穷斗气。
爱打官司争英雄——斗气穷。
爱打官司争英雄——穷斗气。
爱赌贪花好喝酒——自弄穷。
爱赌贪花捻酒盅——自己弄穷。
爱赌贪花捻酒盅——自弄穷。
爱好跳伞——喜从天降。
爱喝酒的不给烟——投其所好。
爱克斯光照人——把你看透了。
爱克斯光照人——看透你了。
爱买红绿颜料——贪色。

ān

安博鸟的尾巴——长不了。

安哥拉兔串门了——你算啥家伙。
安眠药吃过量——不觉醒。
安葬埋假棺——活哄。
庵堂不叫庵堂——妙(庙)。
庵堂里的耗子落在鼓里——蒙着头挨揍。

庵堂里的木鱼——天生挨揍。
鹌鹑脖里寻豌豆——谋财害命。
鹌鹑不叨——光溜边哩。
鹌鹑吃蚕豆——直了脖儿。
鹌鹑蛋——花里胡哨。
鹌鹑的尾巴——不长。
鹌鹑屁股上插鸡毛——冒充凤凰。
鹌鹑要吃红樱桃——想得美，吃不着。
鹌鹑要吃树上果——想得美，够不着。

àn

岸边的垂柳——为(围)何(河)。
岸上的螺蛳——有嘴难开。
岸上看溺水——见死不救。
岸上没鱼——合(河)理(里)。
按别人的脚码买鞋——生搬硬套。
按倒的葫芦瓢——去了一个，又来一个。
按倒牛头喝水——办不到。
按倒牛头喝水——办不成。
按规定办事——奉公守法。
按鸡头啄米——白费心机。
按劳分配口粮——自食其力。
按路标走——没错。

按图像找马——死板。
 按下葫芦瓢上来——有起有落。
 按下葫芦起了瓢——顾这头，顾不住那头。
 按着葫芦抠籽——抠一个，少一个。
 按着葫芦起来瓢——顾了这，顾不了那。
 按着路标走——没有错。
 按着牛头喝水——勉强不得。
 按着脑袋往火炕里钻——憋气窝火。
 按住电铃不抬手——老是想(响)。
 案板底放风筝——飞不起来。
 案板底放风筝——高不了。
 案板顶门——管得宽。
 案板上的秤——油沾了心(星)。
 案板上的狗肉——摆不上桌。
 案板上的擀面杖——光棍一条。
 案板上的红蜡——照亮别人，毁了自己。
 案板上的面团——任人欺压。
 案板上的买卖——斤斤计较。
 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案板上的肉篮子里的鱼——等着挨刀。
 案板上砍骨头——干脆。(壮族)
 案板上拍饼子——不敢(擀)。
 案板上撒泼——滚道(刀)劲儿。(滚道劲儿：皮劲儿，泼劲儿。北京方言。)
 案板上撒泼——滚刀筋。
 案板桌上摆肉丸子——好看。

暗暗喝彩——莫名其妙。
 暗处走路——没有影子。
 暗地穿针——难过。
 暗地里盯梢——偷偷摸摸。
 暗地里耍拳——瞎打一气。
 暗地里裹脚——瞎缠。
 暗箭伤人——手段卑鄙。
 暗里耍拳——瞎打一阵。
 暗室里穿针——过不去。
 暗地里穿针——怎么过得去。
 暗中染布——照料不到。
 暗中使绊子——蔫坏。

āng

肮脏他娘哭一夜——肮脏死了。

áng

昂首看天——旁若无人。

āo

凹下去的鼻子——凭(平)脸。
 熬豆腐买江边田——火里来水里去。
 熬尽了灯油——烧心(芯)。
 熬煎娘哭熬煎——熬煎死了。
 熬稀饭没一颗米——白开。

ǎo

袄袖里失火——抖落不了。

袄袖里吞棒槌——直出直入。
袄袖里吞斧子——出手就吹。

ào

坳背后打锣——又是一起。
熬盘烤大饼——现翻现卖。
熬子底骑驴——抬头擦你一脸灰。
熬子里摊饼——不敢(拚)。
熬子没有腿——专(砖)等着哩。
熬子上烙饼——翻来覆去。
熬子贴饼——一面热。

B



bā

八八六十五——满嘴胡唐咕。
八百个铜钱一串——不成调(吊)。
八百个铜钱掉井里——难摸哪一调(吊)。
八百年前立的旗杆——老光棍。
八百钱开当铺——支持不久。
八磅大锤钉钉——满有信心。
八宝饭掺糍子——糊涂到一块了。
八宝饭上洒点盐——又添一味。
八宝山上跳八宝——越跳越眼花。
八宝鸭子——好的在里头。
八尺半的木桶——高烧(筲)。
八尺布袋——把人硬装进哩。

八尺布剪单衫——只大不小。
八尺布截两下——死(四)吃(尺)一块。
八尺沟浜六尺跳板——搭不上。
八尺锅盖配八尺锅子——铁对。
八尺河浜七尺跳板——搁不着。
八尺水沟六尺跳板——搭不上。
八寸脚穿七寸鞋——别别扭扭。
八大王——完美无缺。
八斗的水缸——装不下一石。
八斗丘过垅——直插。
八分材料做了十个纸人——一分人才(材)都不够。

八杆子打不着边——远着。
八哥叨柿子——专拣软的欺。
八哥的嘴——爱叫。
八哥的嘴——学舌。
八哥的嘴巴——能说不能干。
八哥儿啄柿子——拣软的挑。
八哥叫人——学说。
八哥鸟讲话——学舌。
八哥说话——人云亦云。
八哥洗澡——风雨就来。
八哥学舌——人云亦云。
八哥学舌——说人话不办人事。
八哥学舌——装人腔。
八哥子——嘴巴巧。
八哥啄柿子——拣软的。
八哥啄柿子——专拣软的欺。
八哥啄柿子，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欺。
八个髻七个盖——移东补西。

八个老汉划拳——三令五申(伸)。
八个老头一根胡——胡稀。
八个麻雀抬轿——担当不起。
八个尿壶摆一桌——一圈撅撅嘴。
八个瓶子七个盖儿——缺长少短。
八个瓶子七个盖——缺一。
八个偏头坐一桌——谁也看不起谁。
八个钱的膏药——粘人。
八个钱的馄饨——不见面。
八个钱买碗馄饨——不见面。
八个钱算命——抵得。
八个钱算命——哪能包你一世。
八个人儿扛——小抬。
八个人抬轿——步调一致。
八个铜钱放两处——斯(四)文,斯(四)文。
八个歪脖坐一桌——谁也不正眼看谁。
八个歪头坐一桌——各有偏向(项)。
八个歪头站一行——互相看不起(齐)。
八个油瓶七个盖——盖来盖去盖不过来。
八个油瓶七个盖——缺长少短。
八个油瓶七个盖——缺这少那。
八公山上——草木皆兵。
八股文的格式——千篇一律。
八股细麻拧成绳——紧(劲)在一块。
八卦沟的臭虫——肥得尾巴都涨红了。
八卦炉里睡觉——热气腾腾。
八卦阵里骑马——闯不出路子。
八虎闯幽州——死的死,丢的丢。

八斤半的鳖吞了个秤锤——狠心的王八。
八斤半的老鳖吞了个秤砣——铁了心的王八。
八斤半的汤圆子——大疙瘩。
八斤半的王八中解元——规矩(龟举)不小。
八斤半的月饼——废物点心。
八斤面烙个饼——只厚不薄。
八级工程师——精益求精。
八级工匠学技术——精益求精。
八级泥水匠——抹得平。
八级泥瓦匠——抹光墙。
八级师傅学巧艺——精益求精。
八角掺进尿缸里——再香也不出名。
八角亭里挂老鼋——八下不沾边。
八口朝靴几人穿——四川(穿)。
八里庄的萝卜——心里美。
八两半斤——一般大。
八两秤——不够数。
八两花淑四两肉——麻
八两线织一丈布——稀奇。
八面找九面——没见过世(十)面。
八亩地里一谷子——难得这一个。
八亩田种一棵蒜——一根独苗苗。
八千岁进殿——不称臣。
八擒孟获——多此一举。
八人抬轿七人到——缺一不可。
八十的妈妈找主——哪有那个头。
八十度的水——动了。
八十多岁比干劲——老当益壮。

八十多岁没儿女——老来孤单。
 八十多岁想娶亲——心有余而力不足。
 八十个人抬轿子——好威风。
 八十公公耍猴子——老手。
 八十斤的菜山药——块大。
 八十老爹学吹打——老来青。
 八十老汉害个摇头病——由不得。
 八十老汉吹笛子——上气不接下气。
 八十老汉打瞎驴——老玩家。
 八十老妈妈狼来追——说不尽老
 来苦。
 八十老人吹喇叭——上气不接下气。
 八十老人进幼儿园——返老还童。
 八十老人学吹打——寿长气短。
 八十老人学吹鼓手——气力不足。
 八十老人学吹手——难上难。
 八十老人牵猴子——玩心不退。
 八十里不换肩——抬扛好手。
 八十妈妈生儿——犯难了。
 八十年不下雨——记他的好情(晴)儿。
 八十年不下雨——太多情(晴)了。
 八十年的碓嘴巴——老对(碓)头。
 八十婆婆穿袜子——老套。
 八十岁不留胡子——装孙子。
 八十岁吹鼓手——充老行。
 八十岁吹鼓手——卖老。
 八十岁吹喇叭——做梦也想不着。
 八十岁的寡妇——没指(子)望。
 八十岁老汉九十斤烟斗——看嘴劲。
 八十岁的老头学文化——知识不分
 老少。
 八十岁妈妈扎红头绳——老来俏。
 八十岁的奶奶搽粉——老来俏。
 八十岁的奶奶搽粉——老俏皮。
 八十岁的奶奶嘴——老掉牙了。
 八十岁的太婆吊耳环——爱那个调调
 (吊吊)。
 八十岁公公耍猴子——老把戏。
 八十岁刮胡子——不服老。
 八十岁嫁屠户——不图养儿只图吃。
 八十岁考状元——人老心不老。
 八十岁老汉不戴帽——白头翁。
 八十岁老汉叨九十斤的烟袋——口劲
 不小。
 八十岁老汉扛石滚——力不从心。
 八十岁老汉拄拐杖——一颠一簸。
 八十岁老妈吃牛肉——扯劲(筋)大。
 八十岁老妈打哈欠——一望无涯
 (牙)。
 八十岁老妈戴杨柳——爱的是那个调
 调(吊吊)。
 八十岁老妈啃牛肉——够撕巴的。
 八十岁老奶奶跳皮筋——活宝。
 八十岁老婆得癌症——没救。
 八十岁老婆嫁到粉馆里——不图生意
 只图吃。
 八十岁老婆嫁屠夫——只要有吃。
 八十岁老人吹喇叭——用了上气没
 下气。
 八十岁老人打哈欠——上气难接
 下气。
 八十岁老人害摇头病——由不得人。

八十岁老人堂上睡——寿终正寝。

八十岁老人挑担子——心有余力不足。

八十岁老人站柜台——老在行。

八十岁老头牵猴子——玩心不退。

八十岁老头衔九十斤烟袋——嘴劲。

八十岁留胡子——大主意自己拿。

八十岁留胡子——老主意。

八十岁妈妈嫁人家——土(图)生土(图)长。

八十岁妈妈没牙——有那些人(唇)说的。

八十岁婆拜堂——空费一对蜡烛。

八十岁婆穿袜子——老一套。

八十岁婆婆绣花——老来发愤。

八十岁婆婆养崽——有盼儿。

八十岁生儿子——代代落后。

八十岁讨老婆——不怕人见笑。

八十岁剃胡须——不服老。

八十岁跳舞——老天真。

八十岁无儿——绝户到老。

八十岁无儿——说不出老来苦。

八十岁无儿女——老来苦。

八十岁学吹吹儿——不一定晚。

八十岁学吹打——迟了。

八十岁学吹打——出息不大。

八十岁学吹打——气短。

八十岁学吹打——寿长气短。

八十岁学吹笛——老调。

八十岁学吹鼓手——还有什么用。

八十岁学吹鼓手——命长气短。

八十岁学吹鼓手——学来吹不久(壮族)。

八十岁学吹鼓手——中气不足。

八十岁学吹手——难又难。

八十岁学郎中——真(诊)诡(鬼)。

八十岁学摔打——拼老命。

八十岁学唢呐——气短力怯了。

八十岁学小旦——难为情。

八十岁演员扮孩子——返老还童。

八十岁养崽——独一条。

八十一开方——九九(久久)。

八岁口的黄牛——老掉牙了。

八抬大轿没底儿——丢人了。

八岁的妹妹耍新娘——瞎凑热闹。

八碗菜上嘎牙了——多余(鱼)。

八文钱剃个头——不看尔(耳)。

八王炮打苍蝇——得不偿失。

八王炮打兔子——得不偿失。

八仙吹喇叭——神气十足。

八仙吹喇叭——奏神乐。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八仙过海——能行风的行风，能下雨的下雨。

八仙聚会——神聊。

八仙聚会——又说又笑。

八仙施法——都有上天的本领。

八仙桌打掌子——四平八稳。

八仙桌盖井口——随方就圆。

八仙桌儿盖井口儿——随得方就得圆。(北京)

八仙桌上摆夜壶——不是盛酒的家伙儿。

八仙桌旁的老九——坐不到应有的位置。

八仙桌旁的老九——坐不上正位。

八仙桌缺只脚——摆不平。

八仙桌上摆夜壶——不是个家伙。

八仙桌上摆夜壶——算不上什么摆设。

八仙桌第九个——轮不着。

八仙桌上放灯——明摆着。

八仙桌上加一个——久违(九位)。

八仙桌上耍猴——不是场。

八仙桌子——有棱有角。

八仙桌子盖酒坛——大材小用。

八仙桌子盖酒坛——随方就圆。

八月八的蚊子——嘴头子厉害。

八月半的亮月子——圆圆滚滚。

八月半的月亮——格外明。

八月半的月亮——正大光明。

八月半夜里吃圆饼——上有缘(圆)下有缘(圆)。

八月的潮水——涨得快,跌得也快。

八月的桂花——到处飘香。

八月的花椒——龇牙咧嘴的。

八月的核桃——满人(仁)。

八月的苦瓜——心里红。

八月的栗子——爱张口。

八月的藕——正摊嫩时候。

八月的石榴——合不上。

八月的石榴——净是红点子。

八月的石榴——满脑袋的红点子。

八月的石榴——龇牙咧嘴的。

八月的柿子——红透了。

八月的柿子——越老越红。

八月的柿子——老来红。

八月的柿子——熟透了。

八月的丝瓜——黑了心。

八月的天气——一会晴一会雨。

八月的月亮——好缘(圆)。

八月的芝麻——结顶啦。

八月核桃——满人(仁)。

八月葫芦——该下架啦。

八月间的地瓜——又白又嫩。

八月间的核桃——遭棒棒。

八月间的的石榴——满脑壳的红点子。

八月间的生姜——越老越辣。

八月节送鸡子儿——没这道理(礼)。

八月里的瓜——不摘自落。

八月里的黄瓜棚——空架子。

八月里的葡萄——一嘟噜一串。

八月里的软柿饼——捏啥来啥。

八月里的蒜——味道尖。

八月里的石榴——乐龇了牙。

八月里的芝麻——满顶了。

八月里照螃蟹——有一个捉一个。

八月灵枣——红到屁股眼啦。(灵枣:河南灵宝的大红枣)

八月飘香香满园——桂林。

八月三十晚上打坏碗——九月菊(捣)。

八月十八放木排——赶潮头。

八月十五办年货——赶早不赶晚。

八月十五吃饺子——破了常规。

八月十五吃年饭——还早呢。

八月十五吃年糕——还早。

八月十五吃元宵——认错了节。

八月十五吃元宵——与众不同。

八月十五吃月饼——齐了心。

八月十五吃月饼——遇缘(圆)。

八月十五吃粽子——不是那个时候。

八月十五下过年的糕——打谱可早了。

八月十五的糍粑肚子——好心。

八月十五的团圆饼——不给外人。

八月十五的西瓜——管打。

八月十五的圆月——没有缺角被人嫌。

八月十五的月饼——一盒来了一盒去。

八月十五的月饼——一盒了来，一盒了去。

八月十五的月亮——圆定了又缺。

八月十五的月亮——分外明。

八月十五的月亮——光明正大。

八月十五的月亮——年年如此。

八月十五的月亮——又圆又满。

八月十五断月饼——延在节上。

八月十五过端午——迟了。

八月十五过年——差了节气。

八月十五过年——还差几个节气。

八月十五赶年集——准备得不晚。

八月十五割黄豆——少一铺。

八月十五桂花香——花好月圆。

八月十五看龙灯——迟了大半年。

八月十五卖门神——太早。

八月十五面朝火——渐渐冷了。

八月十五磨年麦——太早了。

八月十五磨年面——早办。

八月十五杀兔子——有没有都过节。

八月十五生孩子——赶到节上了。

八月十五送月饼——赶在节上。

八月十五套年磨——早点。

八月十五贴门神——晚了大半年。

八月十五月无光——不该咱露脸。

八月十五涨大水——一浪高一浪。

八月十五蒸糕——趁早(枣)。

八月十五蒸年糕——有料。

八月十五种豆子——晚了三秋。

八月十五种花生——瞎指挥。

八月十五种花生——晚了。

八月十五坐月子——赶在节上了。

八月十五坐龙盘——真(蒸)糟(枣)糕。

八月石榴——该张嘴了。

八张牌摊开打——讲明的。

八张牌摊开打——明摆着。

八丈长的袍子——慢慢拖。

八中碗上泥鳅——多余(鱼)。

八只缸七只盖——盖来盖去盖不满。

八只脚的螃蟹——横行。

八只老鼠闯狼窝——好景在后头。

八字不见一撇——没眉目。

八字才开一笔——差一半多。

八字才写了一撇——差一半。

八字胡子——两撇。
八字没一撇——哪里能事(字)。
八字没有那一撇——不成。
八字没有一撇——一无所有。
扒灰老儿生儿子——爹爹儿奶奶孙。
扒灰头唱圣谕——说人话不办人事。
扒灰头讲礼书——说理不走理。
扒灰头念经书——说人话不做人事。
扒了光腚上屋脊——对不着四邻。
扒了毛的鸽子——看你咋飞。
扒了皮的癞蛤蟆——活着讨厌，死了还吓人。
扒了皮的癞蛤蟆——心不死。
扒了墙的庙——慌(荒)神。
扒在磨子上睡觉——想转转。
扒了锅的稀饭——胡诌(糊粥)。
扒着锅沿喝粥——等不得成(盛)啦。
扒着软梯上飞机——高攀。
扒着软梯上天——高攀不上。
扒着树叶打滴溜——玄乎。
叭叭狗蹲墙头——装坐地土豪。
叭哒棍儿沾屎——臭棒。
叭哒棍儿沾屎——臭揍。
叭儿狗咬月亮——不知天高地厚。
叭拉狗吃月亮——不知从哪儿下口。
叭拉狗戴串铃——混充大牲口。
叭拉狗掉尿窖——叨两口。
叭拉狗蹲灶坑——一身娇(焦)毛。
叭拉狗掀门帘——嘴支着。(北京)
叭拉狗掀门帘——全仗一张嘴了。
叭牙佬吃炒面——抿抿笑。

叭牙佬吃挂面——拖进拖出。
巴锤做磬——够打整。
巴狗子朝着城墙咬——哪块砖是你的？
巴锅的戴眼镜——找茬儿。
巴过的扁担——俏(翘)得很。
巴依家的女人——挑剔多。
巴儿狗上墙头——紧往上抓挠。
巴掌穿鞋——行不通。
巴掌里画佛——收手。
巴掌里煎鸡蛋——巧手。
巴掌捧生姜——辣手。
巴掌上摊煎饼——好手。
巴掌生毛——老手。
巴掌削铅笔——快手。
巴掌心出胡须——老手。
巴掌心里长疮——毒手。
疤疤眼照镜子——自找难看。
疤拉棍儿蘸屎——臭揍。
疤疤眼照镜子——自找难看(堪)。
疤拉眼做梦娶西施——想着美。
疤魔对丑怪——一对坏。
疤上生疮——原来就坏。
疤眼照镜子——难看。
疤子上长疮——坏到一块了。
芭蕉插在大树上——粗枝大叶。
芭蕉杆做的柱——经不起锤子。
芭蕉结果——抱一块儿了。
芭蕉结果——一条心(芯)。
芭蕉开花——一条心。
芭蕉敲鼓——面面点到。